

每天放场小电影

嵇益

我有个习惯，每晚就寝前，总爱躺着回忆一天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有趣的事情。就这样想着，笑着，乐着，然后甜甜地睡去。这个习惯可能源于读书时代任课老师的建议，他说每天睡觉前将一些当天学的需要记忆的重要内容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这样就不容易遗忘。我将这个办法移植了过来，只不过，内容换成了让我乐而开怀的事情。还不要说，记忆中这样的趣事还真不少。

其一，是关于停车的趣事。现在停车难是常态，早些年，单位停车地方狭小，我作为新手，自然望而生畏。单位附近学校较多，于是我找到一所大学的门卫，向他介绍情况，说明来由，请他开开方便之门，让我借位停车。师傅慈眉善目，一口应允，我连连道谢。趣事就这么发生了。那是九月初，大一新生们身着迷彩服，正顶着烈日大汗淋漓进行军训。我按照常规，停好车子，拿包下车。前面走来一位身着迷彩服的男生，看见我，立马停下来，毕恭毕敬地叫了声：“老师好！”我一下还真没反应过来，老师？可能同学见我戴了副眼镜，还有点老成，误以为是大学的老师了。既然是老师，那当然要有老师的样子，我连忙煞有介事地扶扶眼镜，挺直身子，高声回应道：“同学好！”瞧，这车停的，不光白停，还白当了回老师，我不禁一笑，乐而开怀。

其二，是关于自我介绍的趣事。我这个姓氏较为少见，历史上名人又不多，据我所知的只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每次自报家门说我姓“嵇”时，别人的反应不一。说“季节”的“季”有之，“纪晓岚”的“纪”有之，更多的则是说“滑稽”的“稽”吧。于是，我常常是前两个否定，后一个详细解释道：“跟滑稽的稽差不多，但右边有点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尤’字，下面是一个‘山’字。”看到过这个字的还好，一下了然。没看到过这个字的，还不能一下子清楚，要我比划半天。那天，同一位朋友初次见面，我说：“我姓稽，以后叫我小稽好了。”为了避免出现N种答案，我自顾自地解释开了：“我的这个稽，跟滑稽的稽差不多，但又有点不一样……”啰里啰嗦如念经般地说完后，那个朋友开口道：“我知道，嵇康的稽嘛。”原来这位朋友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我这不是班门弄斧嘛。想到这，我忍俊不禁，乐而开怀。

其三，是关于工作上的趣事。那日上午9点左右，上班时间，我正在接一同事电话。突然从我工作的服务大厅门外，匆匆跑进来一位中年男子，拿着一包东西，放在我面前的柜台上，对我喊了句“事情办好了，谢谢你啊”，就急急走了。我正欲推托，可手里正在接电话，不便阻拦。搁下电话，我这才想起刚才的这位不速之客，是前段时间来办事情的徐师傅。记得他第一次来时，我给他介绍所要带的资料，他是一脸愠色，吵吵嚷嚷，说太麻烦。我详详细细耐心给他解释，他态度这才缓和了下来，回去准备。办理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也是尽我所能，倾力相助。后来我设法将东西退回，并附上了一封感谢信。想到徐师傅这一前一后的变化，我莞尔一笑，乐而开怀。

其四，是关于友人的趣事。友人燕向来幽默风趣，且随机应变。近日，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挺着八九个月的肚子，硬要去参加英语口语考试。面对老师的提问，燕侃侃而谈，从容不迫。正当燕洋洋得意，自以为胜券在握之际，有一名老师冷不丁地问道：“你知道我们平常在用的ATM机（Automatic Teller Machine的缩写，意为自动柜员机）的全称是什么吗？”燕一听，一下子回不过神来，不过，她马上镇定下来，不疾不缓地说道：“这还不简单，Anytime Take Money（意为随时取钱，首字母也是ATM）！”我听了，捧腹不已，乐而开怀……

一桩桩一件件，数不胜数，道不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常感叹，烦恼多了，压力大了，快乐几乎成了奢侈品，遥不可及，来之不易。其实，生活中不是没有快乐，而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眸，关键是要靠我们的心去寻找。误会带来快乐，自嘲带来快乐，付出带来快乐，幽默带来快乐，每天像放电影似的，细细品，慢慢享，小小的快乐就会累积成大大的幸福，如果有心，俯拾即是。如果愿意，你也可以。



知风晓雨为我用

崔纪大

一月份原本是最寒冷的季节，但是今年元月却相对温暖，雨水也偏少，特别是春节前后这几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商场里也早早地挂出了春装，宁波人过了一个最像春天的春节。但是农谚说得对，年内早冬，年外烂春。可不是，立春一过，雨水很应验地到来了，还飘了好几场雪。

农民靠天吃饭，我种了一辈子的地，深知气象知识的重要性，多年来有意识地关注天气现象，积累气象谚语，好几次在紧要关头派上用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

有句农谚这么说：热死乌龟，淹死水獭。2013年的气候与常年相比有点特别，翻看我的气象日记可以知晓，梅雨季只有二十四天，七月一日就出梅了，比常年提早了七天，而且一出梅就遇高温天，连续干旱四十八天，特别是八月五日到十日这六天都是40℃以上的极端高温，创历史纪录，这就是“热死乌龟”了，高温干旱总是和寒潮大水相联系的，我估计接下去很可能要“淹死水獭”了。在我们樟村，与之相应的还有这样一句气象谚语：“清明之前防大雪，寒露之前防大水。”

九月份是樟村农民的忙季，因为中药材贝母要翻种了。所谓翻种就是把留在地里的贝母种子掘起来，分成原种和商品种子，重新种下去。考虑到天气异常，我只是在地势较高的几块地里翻种贝母，其他地块迟迟未动。

正常情况下，贝母下种后，为增加肥力，还要在上面盖一层猪粪牛粪等农家肥。九月中旬，儿子见其他村民纷纷去外地的养殖场购买基肥，也准备去装运六吨来。我说，再等等吧，家里没有专用仓库，肥料堆放在野外，万一下雨发大水怎么办？儿子相信我对天气变化的判断力，暂时打消了买有机肥的念头。

十月八日是寒露。国庆长假后半段，廿三号台风“菲特”在福建登陆，紧接着廿四号台风“丹娜丝”掠过东海北上，受这两个台风共同影响，狂风暴雨肆虐宁波城乡，田间地头一片汪洋，那几天报纸电视里播报的都是山洪暴发、桥梁冲毁、房屋进水、交通中断等消息，许多村民刚刚种下的贝母连带翻松的泥土一起被大水冲走，没被冲走的贝母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而腐烂变质，损失巨大，而我的基本上没有受损。

就在台风到来的前几天，儿子的公司从国外进来80多吨原料，堆放在厂房底层。工厂距离樟溪河只有500米，上游两公里就是皎口水库。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水库放水一百流量，也就是每秒一百立方米，工厂就要进水。生产原料每箱50斤，80吨就是3200箱，全部转移到楼上去的话，需要几十个人背一夜，风雨交加的时候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精壮劳力？就算找到，劳务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搬还是不搬必须当机立断。八日傍晚，我看到天空中的云层开始由墨黑转灰白，云团飞向东南。农谚说，云向东，车马通。我估摸着雨势要减弱了，水库漫坝和泄洪的可能性不大，于是果断地对儿子说，不搬！后来的天气走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从而避免了一夜空劳碌。

气象谚语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例如“星光摇曳风暴”、“日晕三更雨月晕时风”、“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风大雨快要到”等，这些谚语都来自山野樵夫之口，平仄有致，朗朗上口，易记易懂。

知风晓雨好种地，作为一个农民，多学点气象知识，就多一分丰收的保障。

我的光阴我做主

江泽涵

E君是一名企业家。有一日，我上门拜访，他正在作一幅墨竹图。我从不知道他会作画，说真的——不敢恭维。

我说：“这东西很费神，你每天应付那么多事情，理当多休息。”E君说：“不劳不劳，我是在放松啊。知道么，我腹稿就打了两天。”

这些人的时间按分钟计，一分钟赚的，比我一天的都多。我说：“你生意做得这么好，干吗改行？画画是技术活，你一把年纪的，也晚了……”“什么哟，我喜欢，我从小就喜欢！”E君沏了一壶茶，继续说，“后来迫于家庭的压力，只好放弃了。”

E君这一回的谈话风格不同以往，他说了一件关于小学同桌的事。

同桌读完大学，过起了与众不同的生活。在一个城市住一年，工作一年。然后，换一个城市，换一份工作。一般都是体力活。也不管风雨，骑着小毛驴，往来于上班处和住处。很多人说他没志向。他说：“我就是喜欢这个活法！”

我们每回视频，他笑得都很阳光，这装不出来的，是我所没有的，也是很多人所没有的。我也从来听不到他诉苦。因为以他的性格，一觉得不爽，马上会做出新的打算。

听完E君的感慨，脑海跳出一个人——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研究孟姜女的那人。有人曾问他：“你费了那么多的心力，又写了那么多的论文，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处？”顾颉刚说：“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我的高兴！”

我想起读高中的时候，功课很紧张，课间还是会看一两篇短文。“看完书还看书，不累”，确实不累。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会毫不吝惜地将大把时间花下去；对于不喜欢做的，才精打细算，赶早结束。

我们行走在路上，也会看见其他的路，若有更好的，总会想着穿过去，挤破脑袋地穿！可惜，这个“好”不是就着自己的感觉，而是在别人“看来”似乎如此。苦了自己，让别人觉得好看，没有这样的道理！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性格习惯也不同，因此，才形成了一个个个充满个性的故事。

我很佩服萧红这样写她家后园的花儿：“想开几朵就开几朵，想朝哪边开就朝哪边开，它如果不想开，也没有人管它。”

这些年，听到很频繁的一句话是：等我做完……我就可以……啦！然后一脸的神往。而结局基本一致：一生完了，而“现在的事”还没做完。知道自己想走什么路，却不敢迈出这一步，终是缺些魄力、毅力。

快乐和幸福，全凭自我感知，从不附属于任何人以及他们的眼光。做一次选择吧，冲破世俗的罗网，坚持走下去。虽一路艰辛，也一路风景。

我的光阴，我做主，只要能活出个真我，活出个潇洒。



本版摄影 袁崇波 总第5573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31119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偾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云南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个2005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女儿。说起女儿，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2006年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

了。”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1月7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2006年1月8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几个“伪斗士”在“文革”灾难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以来每场政治风波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他甚至揭露，他们已经开始用某些神秘“基金”组建网络团队……

这本书中，杨长勋引用了四五十位见证人的谈话记录和文稿，却没有说明这些人是否已经正式授权同意发表。我相信，在他的遗物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人的联络方式，更相信很多出版社为了获得这部书稿都愿意千方百计与他们一一签署同意发表的授权文书。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劝阻出版。

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骂者、不审视骂人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几个“伪斗士”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我不能为了洗刷自己，把他们的恶变成公共垃圾。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几个“伪斗士”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憎“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那个纠缠我最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这实在是一种“世代递接灾难”的人类学课题，庞大而又深远，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谴责这几个人。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同意我的决定。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还是在等安徽的回信。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她知道事情出在那封英文信上，就把那信拿过去，用一只手拍在信纸上，问：“上面写了什么？”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